

## 自己動手好了

茶客除了對待應說要什麼茶葉，通常也附帶一句：「加一壺熱開水！」這壺開水，一來是茶太濃時，方便沖淡；二來那壺茶快將喝完時，碰上繁忙時間，免得茶樓人手不足，舉目不見侍應，可以自己添水，同時也減少召喚侍應的次數，他省工夫你省氣。

對衛生慎重一點的，對茶樓欠缺信心，除了多要一壺開水，還要一個洗盅，先來洗一洗未使用前的杯碟碗筷，這壺開水在倒茶之前便已報銷；奇怪在這習慣只來自中式茶樓，從未在西式餐館出現過，而且還只見於三四星級茶樓，在茶客眼中接近五星級的，大家都有足夠信心，不用多此一洗。

可是最近就是很多疑似五星級的茶樓，不用茶客吩咐，侍應開茶前，開水連洗盅都已自動放到桌面，是不是茶客對五星級都失去信心，大家都要求來此一盅，侍應摸熟茶客脾性，為免麻煩，索性不用吩咐，就搬出全套工具。

大家只要心水清一點，服務之所以這樣殷勤，其實就關乎貼在大門的一張招語：「高薪聘請洗碗工人」。

就是說，大店也欠缺工人洗碗了，放個洗盅，貴客聰明，自己動手好了，裡頭洗碗工人不足，當然不好說破。自從提高底薪，得出「高薪」，老闆少用阿嬌，年輕人又不屑進身廚房行業，也就大小食肆不容易請到工人洗碗了。人手短缺的現象普遍在各行業出現，請售貨員／請保安，還不算大問題，洗碗不是什麼專業工作，涉及飲食衛生，也不能說不重要。聽說有些食肆提高最低工資後，還索性少用低薪工人，清潔廁所工作還交由經理級人員負責。

## 琴台聚客

孫浩浩

踏入七月份，各中小學都已放暑假，大學及中文憑試的應屆生更已放榜，升學的升學，要找工作的亦應該進行得如火如荼，當中未知有多少人有興趣加入電視行，抑或仍在尋找心目中的筍工？

## 入行好時機

上星期在餐廳用膳時，坐在隔鄰的一枱，相信正正是應屆大學畢業生。基於作為編劇的八卦心理，我禁不住偷聽他們的對話，我不能肯定他們出身自哪一所大學以及讀哪一科，但卻肯定他們正忙於找工作，他們大多渴望成為教師，當中有有的已獲聘請，但有的仍不停寄求職信，有的堅持一定要教中學，不肯屈就教小學。

曾幾何時，教師確是一份筍工，薪優糧準，工作穩定，假期又多，所以我有不少中學同學都成為了老師。不過，在最近的同學聚會中聽他們訴苦，發現原來今時今日教師這份職業已今非昔比。教師要兼顧許多課外活動及行政工作，這已是不容置疑的，最慘的是學校資源短缺。

聞說，有些學校因為教師位不足，學校變相聘請了一些名為Teacher Assistant (TA) 的職員，薪金只得一萬元左右。但他們的工作基本上是一腳鵝，如果學校能讓他們進入課室教書，已算是萬幸，至少可以得到一些課堂上的經驗，將來想要轉校也較容易。同學表示，曾經遇過一個大學畢業生，對方曾修讀了教育文憑，立志作育英才的，可是就因為資源問題，一直只能擔當學校的TA，每天的工作就是代堂，即有老師請假，他就負責代為上堂，但不用教書，只需看管着學生，讓他們自修就可以，有需要時學校又會安排

##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茶客除了對待應說要什麼茶葉，通常也附帶一句：「加一壺熱開水！」這壺開水，一來是茶太濃時，方便沖淡；二來那壺茶快將喝完時，碰上繁忙時間，免得茶樓人手不足，舉目不見侍應，可以自己添水，同時也減少召喚侍應的次數，他省工夫你省氣。

## 海闊天空

蘇狄嘉

隆達古城對我的吸引力，除了新橋、舊城區的教堂、新城區的鬥牛場，還有美國文學家海明威。從出發前的資料搜集，知道海明威鍾情於這個西班牙小城、鬥牛發源地，曾經在此留下不少足印。他不但在《死在午後》《太陽照常升起》《危險的夏天》等書作中，闡揚西班牙鬥牛，並在書中寫下「Ronda is the place where to go, if you are planning to travel to Spain for a honeymoon or for being with a girlfriend. The whole city and its surroundings are a romantic scientific promenade, good wine, excellent food, nothing to do...」的句子，成了西班牙鬥牛和隆達的最佳代言人。

## 隆達的文學淵源

跟隨着他的軌跡，我走過了「海明威步道」，為的是爭取欣賞新橋拱門和陡峭峽谷懸崖的最佳景觀；還特別訂住了他居停過的酒店Pondor，此國營酒店位處峽谷上、毗鄰新橋一端，房間特設寬大陽台，可以居高臨下俯瞰整個峽谷景致，晚間更可欣賞新橋上的燈飾。

離開安達魯西亞後，我才得知另一美國文學家奧遜·威爾斯亦與隆達古城有着千絲萬縷的淵源。威爾斯與隆達的淵源見於一九五五年《與奧遜·威爾斯周遊世界》中關於西班牙鬥牛的章節，他與西班牙著名鬥牛士安東尼奧·奧多涅斯有着深厚的友情。後者出身隆達的鬥牛世家。

奧遜·威爾斯曾說過：「人並非來自於他的出生地，而是他選擇葬身的地方。」故此留言於離世後，也要千里迢迢從美國加州移葬於隆達。一時大意，失諸交臂，只好將採訪憑弔大師墓塚的機緣，留待下次重訪隆達古城。

他協助清理教科書櫃，總之就是與教學無關的工作，一做就是兩年，有志青年變得心灰意冷，最後選擇轉行。

當年我在新聞系畢業，在畢業前已決定要當編劇，事前亦打聽過電視台準備開編劇訓練班，於是畢業後隨即就報名。而當時班裡面有幾位同學，都曾表示過有志成為編劇，可惜到最後真正報名的只有三兩個。原因是當時當見習編劇的人工頗低，只有五、六千元，當年大家都公認記者的起薪點並不高，但也有八千元，我絕對相信我是全班同學之中，起薪點最低的一個，但都甘願去推，是因為興趣。起薪點最低的家庭負擔。我知道有些本來也有興趣當編劇的男同學，可是已有要好的女朋友，計劃畢業後多儲兩年錢就結婚，怎麼可能忍受一份前途跟錢途也不見得光明的工作。

那個年頭，我的薪金雖然不高，不過當了一個月見習編劇之後，就可以晉升為正式編劇，大概兩年後，人工已是初入行時的兩倍。雖然兩倍薪金也只不過是一萬多元，但至少工作得到認同。而在我之後入行的師弟妹，尤其沙士之後，雖然起薪點較我初入行時有了顯著增加，但卻隨時要做足兩年見習編劇或之後當個臨時合約的員工，不能享有任何員工福利，之後又一直停薪凍薪，捱了六、七年依然只得萬多元人工。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還能不能帶多少滿足感？

今時今日，雖然政府仍未發放正式免費電視牌照，但新的電視台已成立，並密鑼緊鑼的籌備劇集，市場上的需求大量增加，薪金也大幅調整，現在初入行的見習編劇起薪點已有萬二，絕不比其也行業遜色，而去年入職的見習編劇，如今全部都已晉升為初級編劇，有興趣入行的人士，不用再擔心前途及錢途的問題，絕對是入行的好時機。

# 人生悲歡

曾聽老人說，嬰兒哭着來到人間，就是因為預感人生將有太多的苦難。

此話或許過於悲觀，但細想一想，周圍的親朋好友，順順當當度過一生的確實不多。有人開始時一帆風順志滿意得，後來卻遭不測風雲，來了個人人生大轉彎，被天災人禍折騰得痛不欲生。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些人，打出生起就運動不斷，人人都是政治機器上的一顆混沌沌的棋子，不知不自覺被挾裹着在運動漩渦中沉浮。除了極個別幸運者外，多數人都品嚐過苦難的滋味。

人生謝幕之前，思念起過去的相識，都想看看他人是怎麼走過來的。一次，應邀參加宿舍大院兒時玩伴的聚會。經過幾個熱心人的張羅，找到了很多失散的老鄰居老同學，不少已經移民國外的童年夥伴也被招呼回來了。在手機、網絡的時代，找人還是比較方便的。

多數人已經不住在大院，但是負責接人的私車還是停在大院門前，人們從城市四面八方趕到大院。離開多年，看到兒時的樂園現在已變得古舊衰敗，不免又是一番傷感。而他們自己，也不再是挺拔的「小白楊」，變得頭髮花白，身軀臃腫，滿面皺紋。

積攢了幾十年的故事，讓相聚成為帶着苦澀味道的精神盛宴，人們三三兩兩徹夜長談。夜深人靜之時，說起文革時的各家遭遇，大家不免歎歎不已。

文革前，大院住戶多是幹部、知識分子等。因為生育高峰，家家至少都有四個以上的孩子，有六七個孩子的也不見罕。因為社會階層與文化背景接近，各家來往密切，孩子也都在同一所小學甚至中學上學。放學以後，大院奔跑着快樂的50、60後，從不發愁沒有玩伴。溫馨的大院生活，讓那代人擁有一個短暫而快樂的童年。

文革開始後，大院的「桃花園」就消失了。從陽光明媚的春天，一下就到了陰冷的冬季。那時幾乎家家有人被批鬥、被關牛棚、進監獄；時不時傳來誰家家長上吊、跳樓、抹腦子的消息，讓人心驚肉跳。時不時有成群結隊的造反派來抄家、揪人，站在陽台上舉起花盆就往樓下砸。大人們被關起來，沒人管的孩子自己去食堂買炒餅。再後來，學生們都上山下鄉了，其中有很多品學兼優的高三生。鄰居孩子們見面問的都是：你什麼時候走？多數學生上山下鄉去了蒙古、雲南、東北、山西、陝西、海南等地方務農，大院一下子沉寂下來。再相會，就是幾十年後了。

聚會時，人們講起自各家的境遇，父母多已經故去，不少人家早被轟出大院。有人列數着鄰居中折騰最慘的人家：有很多瞬間被毀滅的家庭，讓人覺得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夜深人靜之時，聽同屋的林女士講述她家的事，讓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靜。林女士現已在瑞士定居行醫，過着有事業支撐的安逸日子。當年的她，圓圓的娃娃臉上有對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是個快樂的「小精靈」。她家有兄妹二人，哥哥也是個挺精神的小伙子。現在林女士依然風姿綽約，只不過她的沉穩中，已帶着歲月滄桑。

林女士的父親當年是北京一位有名的祖傳中醫，大院裡誰家有病人，都會去找林大夫，他都是耐心地給診病、開方，從不收取分毫報酬。林大夫家的生活水平挺高，當土八路出身的鄰居家吃蘿蔔餛飩包子時，他家卻吃的是精緻的西餐。

文革剛一開始，林大夫就被造反派抓走了，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家。林大夫沒了，林家一下子就敗了。林女士兄妹二人安頓了母親，就被轟回老家。那時候，林女士的哥哥小林正跟鄰居一位小周姑娘相戀。小周是個脾氣倔強且癡情的人，

雖然她家是院裡極少沒被衝擊的，她有別的機會，可依然堅決跟着小林去了那個偏遠落後的山溝。

林大夫離開老家幾十年，可那兒依然是刀耕火種，貧困落後。兄妹二人住在窄小低矮的窩棚裡，白天砍柴種地，夜晚點着油燈讀書。這點兒精神追求，卻讓老鄉認為他們神經有毛病，便加強監管。小伙子唯一的安慰，便是有一位癡情的戀人陪在身邊。

不久後，周姑娘得到了一個大學的機會，那時候叫工農兵學員。她臨行前，一對情侶說好，無論未來各自狀況如何，都要永遠彼此等待。周姑娘這一去就是一年多，兩人一直書信往來，互訴相思之苦。

老鄉對兄妹倆的態度極其惡劣，乏其筋骨不說，也讓他們過得毫無尊嚴。有一天，小伙子實在太苦悶，就給姑娘寫了一封信，請求姑娘來鄉下見一面。可是因為發大水，出差等原因，幾個月後姑娘才看到了那封信。年輕人苦等姑娘不來，認為心上人已離他而去，精神更加頹唐，常常獨自一人在原始森林中轉悠。一天夜晚，他平靜地用刀子割斷了自己的動脈，鮮血濺了窩棚一牆一地。林女士發現後，哥哥已經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讓林女士痛不欲生。她認為周姑娘絕情，從而怨恨不已。

周姑娘知道了戀人自殺的消息，痛不欲生。立即借錢趕回山溝，在小伙子的墳前立起一個簡陋的墓碑。此後又過了幾十年，周姑娘一直讀到了博士，成了研究員，可再也沒有結婚。

林女士獨自留在山溝。因為哥哥「自絕於人民」，她的日子更難了。為了堅持活下來，她就一邊勞動，一邊溫習以前父

親的教誨，開始自學中醫。後來政策稍有鬆動，她憑着按摩和針灸的工夫，當了村裡的赤腳醫生。那時方圓多少里，都知道有個手到病除的知青大夫。

文革後父親平反，她才回到了北京，在一家中醫院當了大夫。再後來又去了瑞士行醫，成為當地知名的中醫大夫。林女士淡然講述着那段往事，帶着大徹大悟的神情。雖然最好的年華都泡在苦水中，可她畢竟挺過來了，從來也沒有放棄自己，依然深深熱愛着生活。我常想，如果沒有文革，當年這個小嬌娃，可能就會是另一個人，另一種命運吧！有的人被苦難毀滅，有的人卻從苦難中重生。

以前很長一段時間，林女士都在怨恨周姑娘。後來得知了真正的原因，知道了周姑娘的癡情，明白有些事如同天意，就漸漸解開了心結。經老鄰居從中調解，現在兩個家庭又恢復了來往。林女士只要回到北京，就會去看看獨身的周姑娘。

講完了這個故事，深藍色的天幕已經開始微微發亮。我默默地懷念着那位過早夭折的年輕人，也祝福着林女士未來的平安。當燦爛的太陽升起時，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人生悲歡事，盡在不言中。

網上圖片

## 光榮告別

## 隨想國興

上世紀的五十年代，香港社會的面貌是怎樣的？看當時的作家力匡的短篇小說集《長夜以後的故事》，可以窺見多少。

##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隨著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以時尚亮麗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並受到好評後，時尚界的「中國風」再度颯起，但是，這次的「風頭」不在國際時裝舞台，而在內地民間。尤其她連月來不時以旗袍或改良旗袍和小鳳仙衫等民族服裝出訪或陪見外賓，有人想到復興漢服。

## 消失了的年代

比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成長的青少年，他們有些什麼和現代不同的想法？在「這有甚麼用呢？」這個短篇裡，有以下的對白：「爸，你說我去考空軍還是海軍好？」／甚麼？／我想參加空軍，我想我會合格的，我們的國家讓人欺負得太久了。／這甚麼話？考空軍，李家只你一派，你怎能去，不，絕不可以。／兒子說了句「你阻止不了我的。」之後，就上樓而去了。

## 漢服復興？

有朋友更專門給我發來一條「漢服」連結，着我學會欣賞一下漢服的美。當然，以我們整日浸淫在「時裝潮」者的眼光看來，傳統漢服難免老土；但仔細咀嚼，又會感受到當中的雅致，尤其是經過人工化的模特兒穿在身上後，別具一種久違的古典美感。

只是，這樣的美感只宜遠距離觀賞，或閒情時品味，卻不便人們日常的交往。衣服要穿得好看，除了個人品味和修養外，客觀條件也很重要。我們都知道，當今模特兒要求越來越高，身形也越來越瘦，因為有些面貌已經消失不見了。

其實，從電視上看，彭麗媛穿旗袍不太好看，主要是中年後的她身形微胖；幸好她懂得「遮醜」，在旗袍上加一件小外套。不過，作為第一夫人，我們更希望在一些有益於平民百姓的公益場合見到她，比如穿牛仔褲或便裝的第一夫人。至於她穿不穿旗袍或帶不帶頭復興漢服，不重要。因為，形象是給對手或陌生人看的，性情是在自己人中流露的。雖然不同的民族服裝各有特色和風情，予人眼前一亮，但這樣的觀感往往只是刹那的眼球衝動，一旦把民族服裝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欣賞中的美感會被使用的累贅打上折扣，影響了美好的心情。

很多時候，美感的產生往往只是當時的感覺和環境折射，乃新鮮感和特異感的體現。就像手腳粗糙的米歇爾被捧為時尚偶像一樣，且不說權力在當中佔了多大成份，「黑」的新鮮感和特異感卻是肯定。因為在一般美國人尤其是以白人為主的審美習慣中，黑人都是粗魯的，但偶爾的粗魯卻有一新鮮美感。

所以，崇尚新鮮感和特異感的國際時尚界不時在「一群白美女中加上幾位黑女人作為點綴，甚至捧為超模，無非是滿足大眾的「新鮮感」罷了。

## 杜亦有道

阿杜

曾在一艘六萬噸排水量大大型散裝貨輪做舵手，此輪之第二號高級人物「大車」（學名輪機長，排在一艘船船長之後的第二號長官）因過性中風癱瘓。此時船長在日本開航之際急於回國，在檳城向日本開航之際急於回國，在檳城向日本開航之際急於回國，在檳城向日本開航之際急於回國。

「大車」逝世後，阿杜有份幫他收拾遺物，整理逝者的房間，船員均說阿杜是真正江湖兒女，天不怕地不怕，乃真正義氣仔女，但阿杜內心一片惘然心情十分惆悵。好好活生生的一條生命在大海一飄就散，真正的隨風而逝，生命如此脆弱，令人不勝唏噓。

當年「大車」之際遇實在是警醒筆者，應有落葉歸根之念，船程到美國時實應有路便走，在美國做勞工苦捱三五年可儲夠一筆錢，返香港買樓成家，便不必長期飄泊做「水鬼」終身了。

果然在一九六九年船泊紐約，阿杜搭通唐人街餐館線路，不辭而別「走佬」上岸做碼頭工人。果然捱了四年儲得五萬美元，自行遞解出境回港。三萬五千港幣買了一間二百呎房子，娶了老婆投身報界做傳媒人輾轉到今天。如此看本人生命亦是命隨風浪轉，沒有一個詳細之生命計劃，今天生命已七老八十，風燭殘年，行將也必會不清不楚蒙查查地湮然而逝。生命情懷是如此飄飄的一步步地完成它的任務。而今個月正是本人生日，真值得提盪所有積蓄請平生舊友大刷一頓，以作光榮告別。